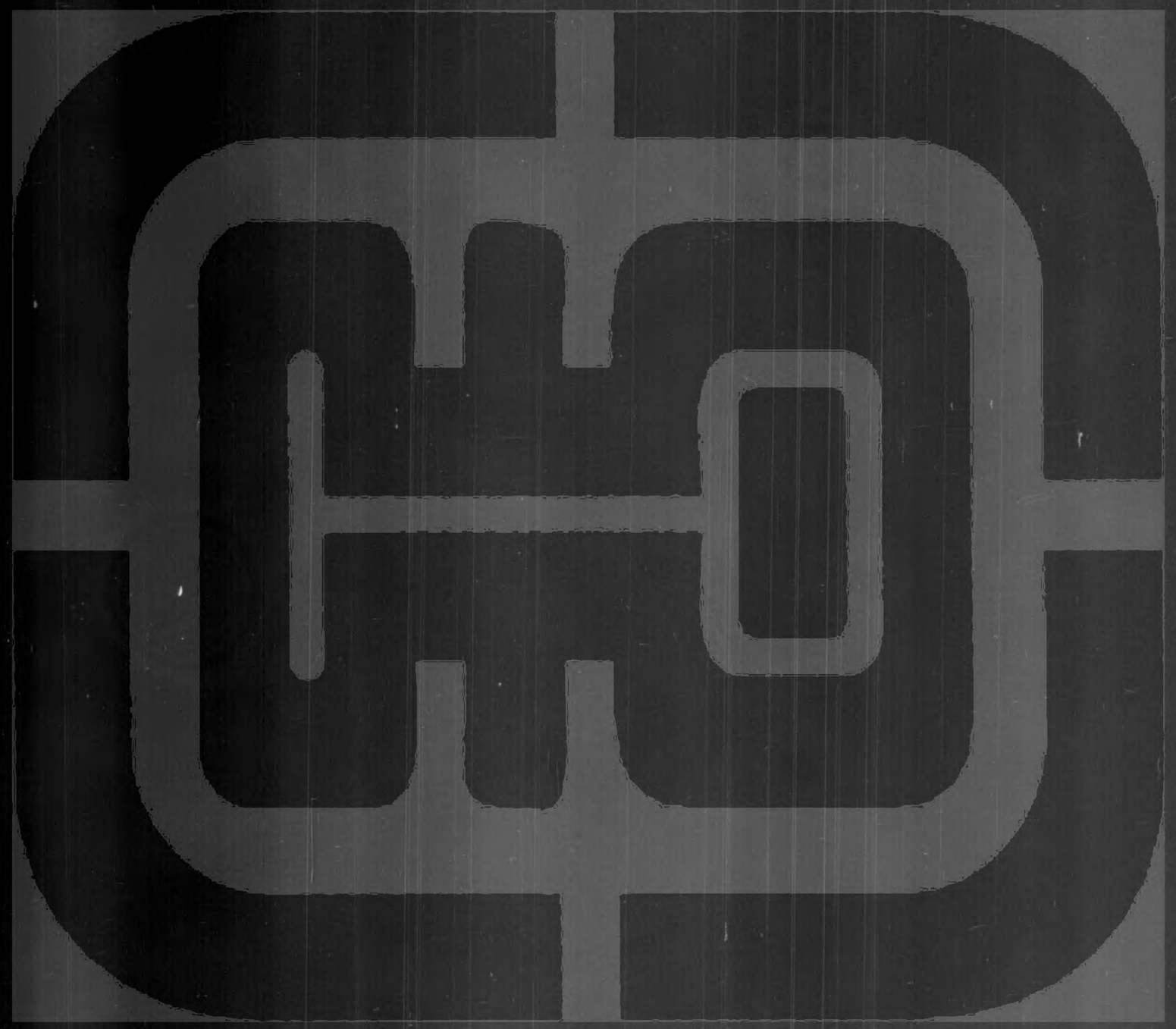


尚書卷第十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棐輔忱誠也）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祚其終墜）

尚書圖錄

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歎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不敢不留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我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大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憤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旦言異於餘臣非

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我留非能者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成王道惟寧王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道惟寧王德延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放我留佐成王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放禁受命爲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及二臣在祖乙時則有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有如此巫咸亦祖其功時賢臣也乙殷家賢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甲盤佐王賢威孚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大惟純佑命則商家百姓豐實百姓殷禮配天天惟大佑助其王命使商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皆知禮節王人謂臣下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臣旦憂得人則大臣可知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自湯至武丁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小

辟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故一辟惟此王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無不是而天下化服如卜筮而信之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言天壽有平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以威治之至大滅亡加之以威也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帝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惟文王尚克

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號閎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顚括皆名九五臣佐文王爲晉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臣猶曰文王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少此道法教文王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以精微之德下政良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之德迪見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天惟之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後人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後蹈有天下武王蹈天威嘉厥丕式克用三德暨厥明武王之德使布昭聞天下大盡舉行其德謂誅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惟此四人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濟共濟渡成王同於予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牧罔勗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與汝留輔成王欲

牧敎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恪于皇天乎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窮惟美亦大惟艱難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敎之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汝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大命而已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斁祖大承無窮之憂公曰

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亨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勑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亨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哉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廢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後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將於此道大且是鳴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

曰休言我厚輔是之我所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君爽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往敬用治當敬慎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字因以名篇冊書命之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君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鄴以車七乘致郭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鄴中國之外地名發車七乘罪輕故退爲衆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爲衆庶人三年之後乃齒録封蔡仲克庸祗德周公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以爲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用子言至公周公坊內諸侯二卿叔之所封坊之內之蔡仲之治事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王若曰小
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子胡
言小子明當受
教訓胡
告之惟爾率德改行
仲名順其事而
克慎厥猷言汝循祖
行能慎其道勤其賢
之德改父之
肆予命爾
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
侯於東土往就汝所
故故我命汝為諸
封爾尚蓋前人之愆惟
之國當修已以敬我
忠惟孝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
予能蓋父惡所以為惟忠惟孝爾乃
遹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乃行善
使可蹤迹而法循之
以垂法于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
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
能勤無懈怠率乃祖文
之常教以父

遠命為
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
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佐
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
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端未必正
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爾其戒哉
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
窮慎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
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
之功親汝
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
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
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成
小民之道康濟小民率自中
業循用大中之道

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
辨以變亂舊典文章詳審詖視聽非禮義勿
厥度則亂一人汝嘉詖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
其常度必亂之以義則我一人善詖矣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
哉無荒棄朕命勑之欲其念戒小子胡
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作成王政爲平淮
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無慶棄我命欲
之政令亡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成王即政淮夷
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而徙其
蒲姑膂地近中國教化之周公告召公作將
蒲姑召公使爲此冊書告令之亡

多方第二十

孔氏傳

周公攝政五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以禍福作多
方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
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也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
鎬京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公以
王命頒
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
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下汝
紂暴虐以取亡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
降格于夏天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
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

謔告之謂災異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乃大淫昏不克終日言於民無憂民之言勸于帝之迪言桀不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乃爾攸閧言桀之惡乃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桀乃施政敬滌施也言昏昧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曾甚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於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叩憤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叩憤而逆命於是桀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以代之大下明美之故更求民主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多享天所以多方之義民不多享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之者乃胥惟虐于享于民言亂主所佑同已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開民以善言與桀合乃惟成湯克以爾多

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刑亦用勸善湯慎其施政於民言政刑猶人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愼輔相無不明有德愼去刑罰亦能用勸善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桀縱惡虐民有衆力奪其國命有衆叛桀歸于湯而湯不敢有其衆推以與桀使復君之

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過惡者大爲過惡以自絕于天屑有辭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事盡有辭說布在人下故見誅滅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言紂更造惡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

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過惡者大爲過惡以自絕于天屑有辭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事盡有辭說布在人下故見誅滅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言紂更造惡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

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

善故滅亡天惟丕丕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以湯故丕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三年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伏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泉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作天王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以我用德之美道代殷大與我國命以正治衆方之諸侯故惟用敎我用之王今我曷敢多誥我

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也汝何不迪大見治於我王享天之命夾迪也以享天之命而爲周王以享天之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以誠信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爲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

正汝未愛我同播乘天命是汝
乃自爲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
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是不謀
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信于正道故其教
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至于再至于三
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乃有不用我
即攻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
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教告戰要囚汝
已至再三汝其有
寧乃惟爾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
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
汝若乃其大罰誅之
誅非我有周秉德不康
而以道告汝衆
方與殷多士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謂
王歎
成周

之監此指謂所遷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
走來徒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越
衆正官之人汝無不
能用法欲其皆用法
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
汝親近宅家不睦
明是汝惟能
勤汝職事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
在乃位汝庶幾不自
亦則用敬常存汝位
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敉爾田汝能
使我
閱貝于汝邑而以
洛邑庶幾長力畋
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
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

善得及邑里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多福之祚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庭燎爾事有服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於汝祚矣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王曰我不惟多

誥我惟祗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又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道故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誥之意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立政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慎用咸飭乃俾乂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朋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準人平法謂士官

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其人 周公曰嗚呼休
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者立政之本 茲知恤鮮哉 歎此五者
知憂得其人者少 古之人迪 惟有憂乃有室大 竟家大強猶
之時乃有卿大夫室 簡俊尊上帝 古之人道 惟有憂禹
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迪知忱恂于 諰知誠信於九德之行乃
九德之行 禹之臣臯陶所謀者乃 謂賢智大
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
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教其君以立政君矣
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此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事六卿掌事者牧牧
民九州之伯居內外
人則此 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
惟君矣

無義民 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頌德
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
居無義民大罪宥之 四裔
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桀德惟乃弗作往
任是惟暴德罔後 桀王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
德之人故 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
絕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桀之
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
大賜上天之先命王天下 乃用三有宅克即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
又曰能用剛柔正直 三德
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 嚴惟丕式克用三
嚴威惟可大法
宅三俊 言湯所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 其在商
象者以能用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湯在商邑

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
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達近化嗚呼其在
受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
愛焉爲作善穽而有
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乃惟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爲逸德
不仟之人同于其政亦
賢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
萬姓天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
天無親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
佑有德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
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
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
有賢俊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
之心宅三俊故能

以敬事上天立民正
長謂郊祀天建諸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
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
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衣
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
雖小官長必愼擇其人左右攜
僕百司庶府雖去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嚻
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
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
吉士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
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有乏則是文武未治紂時
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夷微盧烝三毫阪尹蠻夷微盧之衆師及

亳人之歸文王者三分為之一皆用賢文王惟克厥宅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其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遵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亦於武王猶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猶惟

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以並受此天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嗚呼孺子王矣不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厥德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自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聞之能治衆獄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不可復變彥以又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嗚呼予且已受久之徽言

咸告孺孔王矣 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維子王矣繼自
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
之 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愼其勿誤 自古
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
克宅之克由繹之 政立事用賢人之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 茲乃俾乂 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
政用儉人不訓于德 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利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 是罔顯在厥世 商周賢聖之國
立政其勿以儉人 繼自今
以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立政之臣惟以吉
士用勱治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告文
王之子孫言維予以即
政爲王矣所以厚戒 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 獨言衆獄有司 欲其重刑愼官人 其克詰爾戎兵
以陟禹之迹 其當能治洪水我服兵器威懷 方
行天下至海表罔有不服 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 方四方海表蠻夷
者 戎狄無有不服化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能使
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
惟克用常人 其惟能用賢才爲常人不可以天官有財私 其事并 順其事
惟克用常人 告太史 周公若
曰太史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念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國言主獄當才蘇公之比）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有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尚書卷第十

經二千五百八十六字
注四千七百二十五字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即政撫萬國巡行六下侯服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之多）

司徒六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百官（王曰若稽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豫防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秩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至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用治言不及百亦能唐虞之清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今我小予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拯仰惟今予小子祗勤于德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順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行之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傳相天子保保安傳少保曰三孤卑於公之任佐王論道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惟其人有德乃處之少師少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子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稱大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

民使小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大協陸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鄭甲等列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掌邦國事掌國征伐統正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叶生百穀故曰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大夫士治其所分

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六年一朝會京師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如虞帝巡守然陟觀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歎而戒之使敬攸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反若二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爾典

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波為政當以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蓄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畧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事必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九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當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恭儉惟以為德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以為德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名日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賢能相讓後又在官舉所以和諧厖亂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繼舉非其官惟亦汝之功能修其人惟亦汝之不勝具位匪其人惟爾有政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大史敬爾有官亂爾有政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壓我周德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海東諸夷駒黎決徐駘貊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

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之命
營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為命書以幣賜肅慎之夷亡
在豐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
亡所營作示終始念之公薨
成王葬于畢不敢臣周公故
周公徒奄君於亳姑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
并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亡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
命君陳分居正東郊作書命之君陳臣名
成周之邑里官司以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言其有令
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惟孝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命汝君茲東郊敬哉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厥常言周公帥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
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
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作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乃德明之馨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
汝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

暇逸豫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波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圖厥政莫或不欽有厥愆有興出入有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謀其政無有不善道則入告波君於內波乃順行之於外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波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 波有善謀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 德善則攸君人臣之德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時惟良顯哉 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 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波為政當閱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削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殷人有弊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波勿刑有疑從罰有疑赦罰從疑赦中刑我曰赦宥波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之有弗若予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有不順於波政刑之而變此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

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絀惡源爾無怨人有頑嚚不喻夫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成有所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率勉惟民生厚因物有良道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毋善因敦厚因所元所習之遷言人自然之性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人好故從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入主不可不慎所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汝治

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惟予一人膺受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孔氏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為王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實命群臣敘以要言曰顧命惟四月哉生魄壬午王不懌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壬午有疾故不悅懌甲子乙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大發大命臨群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
伯龐額面扶相
几以
出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
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
公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
頌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
之司馬第四畢公頌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
司空第六毛公頌之召芮彤畢師氏虎臣百
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
尹御事師氏大夫虎臣虎賁氏百
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王曰嗚
呼疾大漸惟幾進篤惟危殆病日臻既彌留
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病日至言困
無瘳恐不得詰信出言嗣續甚已久留言
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昔君文王武王

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言昔先君文武布其
命施陳教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重光累聖之德定天
則勤勞雖勞而不違道故能
通殷為周成其大命文武定文武
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在文武後之侗維成
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
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在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嗣
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今天降疾殆弗
汝當庶幾明是今天下疾我身甚危
我言勿忽畏用奉我言敬安大
殆不起不悟言必死
王名大渡於艱難勤德敦
小大庶邦言當和遠又能和遠安
小大衆國勸使為善思夾人自

亂于威儀爾無以劍冒貢于非幾（群臣皆宿
（自治止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恐
人後足以率人彼無以劍冒進于非危之事）茲
既受命還（此群臣已受顧命還本位）出綴衣于庭越翼
日乙丑王崩（繼衣幄帳群臣既退徹出幄帳
生於其明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
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冢宰攝政故
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
釗于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扶正天子之
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
更新逆門外所以出於路寢門外使柯毛
入翼室恤宅宗（明室路寢延之使
居憂爲天下宗主）丁卯命作

冊度（三日命史爲冊書法
度傳顧命於康王）越七日癸酉伯相
命士須材（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
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
用）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
生所置户牖間復設幄帳象平
爲）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
（枝竹白黑雜繒緑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
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群臣覲諸侯
之坐）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
廂謂之序厎蒻苹綴雜彩有文之
貝飾几此日夕聽事之坐）東序西嚮敷重
豐席畫純彫玉仍几（豐茺彩色爲畫彫刻鏤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
室之前

荀蒨竹玄紛黑綬此親屬於東序賀飾屬越玉五重陳寶又重陳先王所寶之器物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大玉夷玉三王爲三重夷常也珠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典謨皆歷代傳寶之

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雍州所貢玉色似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典謨皆歷代傳寶之

大貝鼖鼓在西房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夾坐東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齊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王綴輅金面前皆南向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九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士衛名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同陛士所立處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

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瞿戟屬立于東垂西下之階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

王麻冕黼裳由

賓階隮王及群臣皆吉服用
西階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
蟻裳入即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
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繡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作階隮大吉尺
太宗即宗伯也
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冀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
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作階階
升由便不躐太史乘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史持冊
書顧命進康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
王故同階
嗣訓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
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法
言任卑因用是道臨君
以訖戒
臨君周邦率循大卞周國率群臣

循大法變和天下用咎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叙成王意王
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微微我殘末
王再拜興咎曰耿耿予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謙孚謙辭說不能乃受同瑁王三
宿三祭三咤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
爵三祭酒三奠爵告祭必受福譜已受群臣所傳顧命王曰饗福酒
大保受同降受王所饗同下堂及於階
酢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
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
者太宗供王宗人小宗伯佐太宗供

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
人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
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
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亦相備宅授宗
人同拜王荅拜太保下堂其所授宗人同拜白
太保降牧太保下堂則王下亦可知
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
知有司於此盡牧徹諸侯出廟門
侯言諸侯則卿士已下皆待王後命
之所處故曰廟門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
王之誥既受顧命群臣陳戒正號
遂報誥之因事曰遂康王之誥求諸
見匡
弼
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
內之中庭南面太保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
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
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皆布乘黃
朱諸侯皆陳四黃馬
朱驪以爲庭實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
臣衛敢執壞奠賓言一
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
新王敢執壞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荅拜諸侯送幣而首至地盡禮
也康王以義繼先入明德荅
其拜受
其幣太保暨芮伯
冢宰與司徒皆共群臣諸侯
進陳戒不言諸侯以
相咸進揖皆再拜稽首
內見外辭臣諸侯並
曰敢敢告天
子皇天改大邦殷之
大天改大國殷之
命王命謂誅紂也受
惟

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不言群臣以外見內惟予一人釗報詰戒其昔君文武丕平富言先君文武道大政不務咎化平羑不務咎惡人厎至齊信用昭信之道用顯明于天下致行至中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命建諸侯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蕃屏傳任業在我後之人謂予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予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與汝身在外土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比督諸侯用奉恤

厥若無遺鞠子羞當各用心奉愛其所行順蓋厚維予康道無自荒怠遺我維予之王自謂也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脫去黼冕反喪服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歸國朝臣就次王釋冕反喪服居倚廬

尚書卷第十一

經一千九百二十字
注三千六百三十六字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命為冊書分居里成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作畢命畢命言畢公見命之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於朏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王朝行自宗周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兼命畢公使安治正之民命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兼命畢公使安治正之所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用克殷命王順其事難告畢公俾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既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慎於教惡殷頑民遷于洛邑密言殷民恐其叛亂故徙洛邑密迫王室用化其惡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于曰世道有升降攻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飾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敬仰師法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爲公之善功多天先人之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于孫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言非周公所敢枉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使能畏爲惡之福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申畫郊坊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
明之又當謹愼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
圻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
惟好異貴簡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商
俗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哉紂以靡靡
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其念絕之我聞曰世祿之
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湯陵遲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敝化奢麗禽
湯陵遲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敝俗相化車服奢靡若同一流言世
世同流言雖相去萬世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
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羙于人以滅德義服飾過制
騎滛矜侈將由惡終雖美於其民言僭上所能以
牧放心閑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
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壓服以禮閑禦其心惟艱
以來奔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
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
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
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修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
克和厥中惟公克慎厥始惟君陳惟周公克慎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
消亂階能慎其始

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公其惟時成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子孫訓其成式惟人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人之爲政無曰不能心惟在盡其心而已能

岡曰民寡惟慎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愼其政事無敢輕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穆王康王之孫昭王子作君牙君牙臣名遂以名篇王若曰嗚呼君牙命以其名而命之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歎稱其名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太常以表顯之紀錄書於王之太常日月曰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

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虎尾畏噬春氷畏陷危懼之甚今命汝爲我輔翼服膺心體之臣言委任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惟爾之中正憂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憂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日怨歎咨嗟言心無中正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常民猶怨嗟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貝惟難治民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安嗚呼丕顯哉文王謨歎文王所謀大顯明大可承奉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文武之謀業大開助我後嗣以正道無邪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以對揚文武之光命追用奉順於先王之道對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若配于前人言當荅揚文武之謀業大可承奉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王若曰若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玆彼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

廢之則民亂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

冏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

作冏命以冏規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入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輕任重人懼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愆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役從雖官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兼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

周書　孔氏傳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欲其正辟僕

無敢爲慾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敢爲君爲德更代修大親跡皆當勉汝進其所不及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功言無實令色無賀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僕臣諫厥后克正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諫諫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言僕臣諫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法儉利小子之人親近於儉利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以非先王之典汝無以非先王之法非人其吉惟貨其吉

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若時瘝厥官若用是人則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行貨之人則病用行貨之其官職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示汝辜用行貨之庶幾欲蹈行當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呂命呂侯見命爲穆王訓夏贖刑王命作書呂刑呂刑後爲甫侯甫侯或稱甫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作呂刑呂侯見命爲更從輕以布告天下穆王以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耄

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遒四十矣
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
刑以詰四方度時所宜訓作贖刑
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以治天下四方之民王曰若
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
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
矯稱上命若固為鴟梟之義以相奪壤
有之亂之甚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
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
刑自謂得法蚩尤滅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
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無辜爰
始淫為劓刵椓黥三虐之刑并制罔差
有辭苗民於此施刑者言淫濫民興胥漸泯
泯泯為亂棼棼同惡皆無中
于信義以及苛詛盟之約虐威庶戮方告
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
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
腥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
德刑發聞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
惟乃腥臭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群帝帝堯也哀矜衆被
者以威誅遏絕滅苗民
使無世位在下國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大為截人耳鼻椓陰黥
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越茲麗刑并制罔差

罔有降格 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稚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于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群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恐於苗民之見恐則又增修其德行威言堯監苗民之見恐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伯夷下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

君優功於民 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伯夷禮教備衣食足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言伯夷道民刑禮斷之以法皐陶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正循道以教民為敬德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不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棐彝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怨非絕於威惟絕於富貨賂不行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非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堯時典獄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雍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於刑之職是惟能天德自爲大命無擇言在身必下
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
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戒
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爲劓
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言苗民無有擇善
麗其今汝何懲戒惟是苗民匪察于獄之
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
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
汝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
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
麗其今汝何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
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
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絜
其所爲故下各罪譖
乃絕厥世言罪重無少辭於天罰故
堯絕其世申言之爲至戒
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戒
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皆王同姓有
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
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
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今汝無不用
勤之汝無有徒安自居曰當
念戒而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
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
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雖畏

勿休汝當庶幾敬遵天命以奉我一人之休行事雖見畏勿自謂有德美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予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有訟必先兩造具備謂囚證造至也師聽其人五辭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人五辭簡核信刑之辭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罰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官位或詐父因親或因事或行貨怪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大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孚有衆惟貌有馨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無簡核誠信不聽埋其微威無簡核誠信不聽埋其微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墨辭疑赦其罰

百鍰閱實其罪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截鼻曰劓刑倍百爲二百鍰非辟輕
罪刖足曰刵倍差謂倍
之又半爲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鍰閱實其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
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
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
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非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蜀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

相備上下比罪無僭亂辭上下比方其罪無聽
僭亂之辭以自疑惟當
勿用折獄不可行惟察
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下服
之輕服下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有二
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刑罰世輕世重惟齊
重諸刑罰各有攸宜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
非齊有倫有要用輕典刑所以
非齊名有倫理有要善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刑罰所以懲過非殺惡人欲使
人撼於病若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
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
可以斷獄無不在其中正察

辭于差非從惟從惟從其僞辭惟從其情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當憐下之犯人
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刑
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其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
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罪輸汝信其刑上
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其上其鞫劾文辭
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王曰
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
長諸侯同族庶異姓也朕敬于刑有德惟
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
刑我敬於刑當使
自德者惟典刑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

于單辭今天治民入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
言之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無或私家于獄
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汝
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
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
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
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
永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
來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爲天所罰非
天道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
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
令政在于天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
政在于天下由人主不中將
亦罰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

中尚明聽之哉（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指人惟刑無疆之辭**（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幾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各聞於後世）**厲于五極咸中有慶**（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

尚書卷第十二　經一千九百六十字　注三千五百八十四字

尚書卷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以圭爲柄謂之圭瓚）**作文侯之命**（所以名篇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平王若曰**（平王稱）**父義和**（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父義和字別之）**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大明乎文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文王所以受命之由）**丕顯文武**（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以受厥命**（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亦惟**

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欽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適父死國敗祖業隕隊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言周邦喪亂絲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

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之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於前文德之人汝君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大戎汝功我所善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汝國內上下用賚爾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薦也當以鬯酒灌地以降神故賜鬯形弓一形矢百

盧弓一盧矢百 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 馬四匹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父往歸國哉懷柔遠者必能柔迩然後能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當簡核波所任憂治波都鄙之人和政治則波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迩以及遠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魯侯伯禽宅曲阜 始封之國 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徐戎淮夷起爲寇於魯東故東郊不開 作費誓 魯侯征之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事怖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

猶詩歸商魯之頌 費魯東郊之地名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今往征此淮夷徐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叙改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 言當善簡汝甲鎧曺鞲施波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備波弓矢調矢利鍛鍊戈矛 無敢不善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 今惟淫舍牿牛馬 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牛

盧弓一盧矢百　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弓矢　馬融云武用四匹曰乘侯伯卿四命乘車駟馬副車三乘子男再命乘車二乘副車一乘公孤三命乘車三乘副車二乘卿大夫士庶人不得乘車

馬四匹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父往歸國哉懷柔遠者必能柔邇然後能遠人必以文德治則汝顯用有和政治則汝顯用有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安

周書　孔氏傳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　始封之國

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東郊不開

作費誓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

誓衆也諸侯之事恤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録商魯之頌

費誓　費魯東郊之地名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今往征此淮夷徐州之夷並起爲寇此戎東帝王所羈縻統之戎叙改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　言當善簡汝甲鎧曺鑒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備汝弓矢調矢利鍛鍊戈矛皆使無敢不功善

甾乃擭陷無敢不逋　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杜

乃擾畜擾畜之傷汝則有常刑
擾捕獸機盤當社塞之穿穿地陷獸當以土
室敘之無敢令傷防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
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
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畺
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祗復
之我商賚汝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
敬還復之我則商賚汝功賜與
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爲失伍不
還爲攘盜汝則
有此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
垣牆物有白來
者無敢窩藏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軍人盜
竊馬牛
誘偷奴婢汝則有
犯軍令之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警後甲
戌之日

我惟征之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皆當儲時
汝糗糧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
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
道近也題曰楨旁曰幹言三郊三遂明東郊
距守不時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
非一也然亦非殺汝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郊遂多積芻茭
供軍牛馬不多
汝則亦有乏
軍興之大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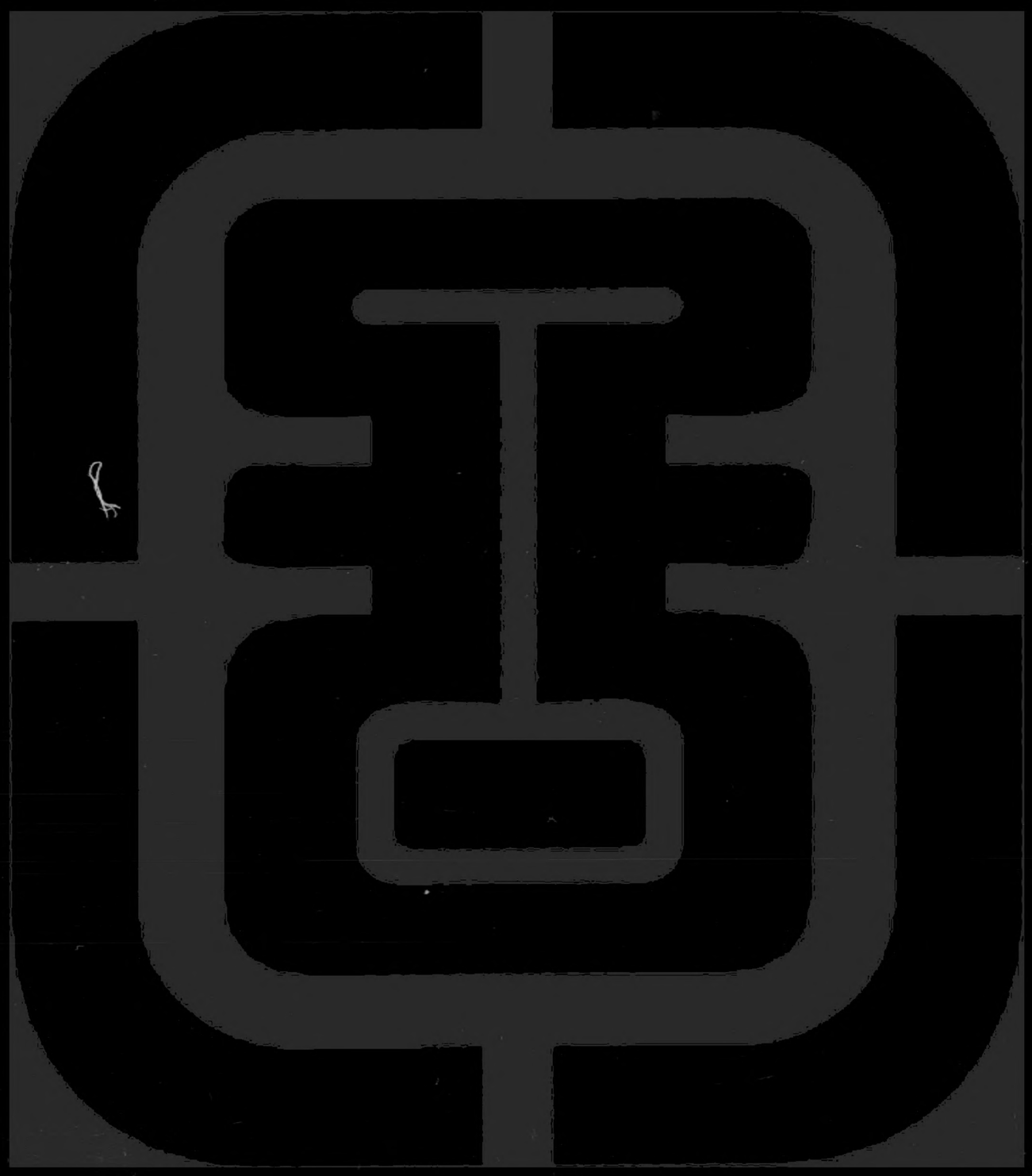
泰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往伐之晉襄公帥師敗諸崤
帥不能
晉要塞也以其不
道伐而敗之因其三
帥還歸作誓晉舍三
秦穆公悔過作誓秦誓貪鄭取敗
而自誓公曰嗟我士聽無
譁誓其群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群言之首衆言之要古
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
用須道是多樂
惟難我心之憂曰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
憂欲
攸行過如不復
改過自新如日月然
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惟古之謀
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
我所欲反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
忌之耳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事為我
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
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雖則云然尚
獻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
此黃髮賢老則
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
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
之者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勇夫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
不違我庶幾以道謀
侮之至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
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
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

以我聑朱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自其口出心好之不啻如也是人必能容民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用此好技美聖之人安我子孫黎民之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達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羔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尚一人之慶國之所任用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邦之榮懷亦

尚書卷第十三

經七百四十五字
注一千六百八字